

看似晒“蛙”，实则照见玩家自我



天天娱评

本报记者 刘雨涵

从朋友圈到微博，社交媒体上最近一片绿油油的，一款来自日本的“旅行青蛙”游戏突然风靡起来，让晒“蛙”成了当下最时髦的事情。这个游戏火爆背后的原因，很多人将其归结为极简属性，然而很多玩家却因其生出了焦虑。从更深层来看，其实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理想与困在一亩三分地中等待收成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投射让玩家照见了自我。

在“旅行青蛙”游戏中，场景只有庭院和室内两个地方，商店里只出售19种商品，蛙儿随时出门，归期未定，带回来的只有明信片 and 特产，你所能做的只是每隔3小时收割一次三叶草，然后等待蛙儿回家或

者观察它吃饭、写信、读书。不需要疯狂烧钱，没有竞争排名，如此极简的模式正好与时下日本的低欲望社会状态相呼应，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不拼搏，维持最低的欲望过活。这似乎又与当下国内流行的极简生活方式一脉相承，你与蛙儿之间一切都讲究个“随缘”，“你来，或不来，我自泛若不系之舟”。

但是人们真的是因为极简才爱上了“旅行青蛙”吗？那为什么许多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却产生了焦虑感？有人养蛙养出了老妈子的感觉，蛙儿出门时“儿行千里母担忧”，盼着它回家，百无聊赖时收收三叶草。当蛙儿终于归来，又开始纠结囊中羞涩，没有足够的三叶草给蛙儿买充饥的便当和专业道具让它远行。如果跳出育儿思维来看，其实这并不是母亲对儿子的担忧，而是现实中的自我与理想中的自我之间的矛盾。

旅行、读书、写作、享受美食，蛙儿的生活不就是当下年

轻人最向往的模式吗？进可去远足周游，在旅途中遇到友情、爱情；退可安于室内，静心读书、吃饭，这是一种理想中的自我。而作为玩家，终究要面对现实生活，在庭院中等待着收割三叶草，是不是就像每天忙碌等着领工资？面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想要做顿美食，开卷有益，但更多时候只是叫份外卖、刷刷手机？玩家用枯燥的现实去供养蛙儿的理想生活，正好命中了当下年轻人内心最大的矛盾与较量，诗和远方与眼前的苟且，到底该如何两全？这款游戏走红的心理基因大概也就在此。

何以解忧？其实解决之道很简单，耐心地收割，为旅行攒够路费，宽裕时踏足天涯海角，紧张时来个郊区短途游也不错。宅在家时，戒掉外卖和手机，用心地吃饭，静心地读书，专心地写作，照顾好自己的胃口和头脑。填补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青蛙那样的文艺人生，你也可以拥有。



吴秀波谈《军师联盟》与《虎啸龙吟》：

我的剧只是镜子没有答案

《军师联盟》和《虎啸龙吟》已经播完。有些观众认为，如此制作精良、内核深刻的剧集，已经太久没有在中国的市场出现。也有一部分观众则认为这部剧存在太多与历史记载的差别。这部剧的主演、制片人，同时也是戏剧监制的吴秀波，在谈到这部剧的创作时说：“我的戏剧不是照片，而是一面镜子。”让处于不同生活阶段的观众在戏里找到自己。

做了这么长时间演员，吴秀波认为现在所看到的影视作品不都是标准的戏剧。很多人以为主创的态度就是主角的态度，其实这是对戏剧最大的误读。主要角色的态度，并非主创者的态度。主创者的态度隐匿在所有角色背后，根植于故事之中。

为什么拍司马懿？吴秀波称，“从《三国志》《三国演义》去看司马懿，我认为他在记载上有一定的缺失，便于建立角色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他有足够的成败经历，便于建立戏剧对观众的吸引。戏剧绝不

会放弃歌颂人类的善，但也绝不能忘记面对人性的恶。这正是拍摄这部剧的初衷：让观众看到一个人，以及他善恶俱存的心性。通过戏剧对角色一生的回顾，让我们看懂生命的图谱。”

吴秀波对司马懿的认知是“善恶俱存”，“戏剧创作的终极目标，是展示人性。当司马懿的欲望膨胀到极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他心性中的恶。人性什么时候最可怕？恃强凌弱的时候，那是恶与黑暗的体现。归根结底，戏剧讲的是人性。”

吴秀波认为，出色的文学才会实现自我对话。“假如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完完全全是他与历史的对话，那我相信它的流传度应该不会这么广泛。恰巧是因为有三顾茅庐、空城计这些历史上没有的故事，让他在创作中产生了自我心灵的对话，才更被广大读者所接受。越出色的文学作品才会越清晰地展示自我对话。”

(小欣)

曾改编出《七品芝麻官》的剧种还有救吗？专家——

罗子戏仍有抢救希望



文化观察

本报记者 黄体军

近日，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成果显示，截止到2015年8月31日，全国现有348个剧种，山东28个，在全国居第四位，其中罗子戏被列入无任何演出团体、偶有演出活动、未完全消亡的17个剧种之一。对此，山东省艺术研究院非遗所所长郭学东表示：“从理论上讲，罗子戏仍有抢救的希望。”

罗子戏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罗子戏亦称“大笛子戏”，主奏乐器为唢呐，唱腔属于曲牌体，是在元、明以来流行于民间的俗曲小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老剧种，主要流行于山东、河南、河北接壤地区的阳谷、莘县、冠县、范县、滑县等十几个县，盛行于清末民初时期，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范县群众罗子戏剧团曾在1956年参加山东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了《错斩颜查散》中的一折《游魂》，获得演出纪念奖，郎方铎获老艺人奖，并于同年正式成立了范县罗子戏剧团。1963年该团调归聊城专属，“文革”期间被撤销。目前该剧种无任何专业剧团，但在逢年过节时当地农村偶有个别业余演出活动。

郭学东告诉记者，从2014年起省艺术研究院首创“三位一体”濒危剧种保护模式，先后对濒危剧种大弦子戏、蛤蟆



《七品芝麻官》就是改编自罗子戏。

翁、两夹弦展开抢救性保护，并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山东特色的濒危剧种保护之路，在本次全国戏曲普查中蛤蟆翁成为全国唯一重新恢复的剧种。

将来仍有挖掘抢救的希望

这个和大弦子戏、柳子戏一样有着300余年历史的剧种还有无重生的可能性？“三位一体”保护模式是否同样适用于罗子戏？“一个剧种的消亡有很多历史原因，而要抢救恢复也需要一些必要条件。”郭学东说，从理论上讲，罗子戏仍有恢复的可能性，因为1950年代省里曾专门组织人员，根据老艺人的口述搜集抄录了如《山东府》《保定府》《武松杀桥》《错斩颜查散》等60余出罗子戏传统剧目，其中被拍成戏曲电影、闻名全国的豫剧《七品芝麻官》，就是根据罗子戏传统剧目《保定府》移植改编而成的；其五大类曲牌“娃娃”“山坡羊”“调子”“赞子”“单力

牌”等亦存有抄本及录音；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当地还有个别艺人偶尔有业余演出。“它最大的不利条件是几十年来无专业演出团体，无传承人。”

“任何剧种的产生都有它的土壤，而它的恢复也需要土壤，一个剧种只有在适合它的土壤中才能长久存在，不可能任意找个剧团，恢复一个剧目，就想当然地把它恢复了。所以，罗子戏的恢复需要当地政府和了解喜爱它的艺人及群众的多方积极配合，在此基础上，运用‘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将来仍有挖掘抢救的希望。”郭学东如是说。



齐鲁看点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扫码订阅壹点号属娱你。